

走在阳光铺就的路上……

兰欣

第一位“80学子”。同时，他还主动向团队承诺，等他学成就业，也要加入“80团队”，帮助更多的人。

后来的4年里，杨舒云成为安云的对接人。2000多公里外的大学校园里，这个最初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也没用过智能手机的有点自卑的孩子，在杨舒云的关心和鼓励下，加入学校的兴趣社团、竞选班干部、考取计算机等级证书、兼职家教、参加社会实践。4年里，安云每月都会收到来自“80团队”的500元助学金。每到寒暑假，团队的成员们都会主动询问，为安云提供社会锻炼岗位。安云的日记里记录着这么一段话：“在我犹豫要不要上大学时，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出现了，他们帮助我重拾信心。‘80——给自己的礼物’的陪伴和鼓励，点燃了我为之希望。”

2018年，安云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2020年，退伍的他考上了桐梓县乡镇公务员。说起考公那段日子，杨舒云笑称自己像位“老母亲”，帮安云准备笔试、准备面试服装……“比我自己公务员面试还紧张。”回忆起来，杨舒云笑道。

2020年的秋天，安云郑重地加入“80——给自己的礼物”团队，阳光铺就的乡村助学路上，又多了一副年轻的肩膀。

二

一束光能够照多远？

江西人潘国龙是“80团队”最早的成员之一。大学毕业后，他来到芭蕉乡，成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一名志愿者。最令他难忘的要数羊磴镇前进小学的那次走访、帮扶。2015年的一个夏日，清晨5点多钟，东方泛起鱼肚白，薄雾笼罩着刚刚苏醒的桐梓县城，潘国龙与20多名志愿者就结伴出发了。历经3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山脚下的学校旁。通往学校还有一段很窄的路，只能步行进入。老师带着学生们守在路边，车刚停下，师生们就热情地拥上来。这次的帮扶物资有课本、图书、书柜、书包、校服、鞋子等，还有投影仪、音响，每一辆车的后备箱都塞得满满当当。孩子们主动帮忙搬着抬着：“我多拿点，我力气大。”“我是六年级的，力气更大。”“阿姨你们别累了，我们来搬。”一句句真诚的话语里透着懂事、质朴，让潘国龙和志愿者们心里一热。

一个男孩发现教室里新添置了地球仪，大大的眼睛闪着好奇的光芒。他小心翼翼地拨动着蔚蓝色的球体，像注视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的身边很快就围上来一大群孩子。潘国龙告诉孩子们，这是地球仪，代表我们生活的地球，我们的家在祖国的西南部。这时，一个小小的声音钻入他的耳朵：“妈妈生活的地方也能看见吗？地球这么小，她回来为什么好像那么远？”一时间，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我妈妈在广州上班，远吗？”“我爸爸在湖南当工人，那是哪里？”孩子们饶有兴趣地在地球仪上找爸爸妈

妈所在的地方。那一天，营养餐的钟声敲响了，却不见平时鱼贯而出的孩子们出来吃饭，走廊上空无一人。推开教室门，志愿者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教室里新安装的书柜下、课桌旁、墙角边，孩子们捧着送来的新书，正读得起劲呢。那一刻，志愿者们真切体会到乡村孩子对知识是多么如饥似渴。

从2014年至2023年，“80团队”一共走访资助乡村学校34所。在他们整齐的资料盒里，密密麻麻记载着帮助乡村学校的经历——“2015年10月8日，夜郎镇大坪小学在距离集镇一个小时车程的华峰村小山上，我们送去爱心校服、雨鞋和体育用品。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兴奋又好奇。”“2016年10月中旬，前往风水镇幸福小学，沉沉的浓雾遮住我们的视线，起伏的山路、松垮的岩石，我们深深感受到孩子们求学的不易。”……落在纸上，只是短短几行文字，却透露了帮扶路上的艰辛，也记录了他们的心得感悟。

翻开文件夹，每一个盒子里都收藏着一沓不同纸张、不同字体、不同大小的感谢信。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表达着他们真诚的感动：“谢谢叔叔阿姨们让我们的学校更美丽。”“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像你们一样回报社会。”

三

“感谢‘80团队’，我抗癌成功了！”2023年1月28日，小凯痊愈的信息传来，整个“80团队”为之雀跃。

195个日夜，小凯的病情牵动着每一位“80合伙人”的心。小凯是“80团队”2017年开始资助的学生，他的父亲因病过世，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小凯考上了太原理工大学，当这个阳光大男孩正沉浸在大学生活中、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时，却突然病倒了。经医院初步诊断，为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恶性），原本开朗的他彻底沉默了。“80团队”的志愿者们得知消息后，一边赶往医院探望，一边通过线上线下发布筹款渠道。在他们的动员下，小凯获得16万余元的社会捐款。

为了让小凯早日康复，“80团队”铺开了一张救护网，各大城市的“80合伙人”不分昼夜地联系成都、重庆、上海、深圳等地的多家医院，可惜回复均不乐观。终于，“80合伙人”陈彦、王蒂带来了好消息——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医生初步查看病历和检测资料后，认为小凯的病治愈可能性很大。这个消息让“80团队”看到了希望，他们连夜将病理玻片寄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与此同时，在“80学子”阿璐的陪同下，小凯奔赴广州。小凯始终难忘他第一次化疗的那个夜晚，那是他有生以来最难熬的夜晚，也是最温暖的夜晚，几百颗“80合伙人”与“80学子”的心与他紧紧依偎在一起。手机提示音不断响起，上千条微信转账和鼓励短信向他涌来，传递着牵挂和



②

祝福。小凯逐字逐句地读，一遍一遍地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出院那天，阳光明媚，小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的末尾，他深情地写道：“我爱‘80团队’，就像我热爱这片土地一样。我们一起努力吧，一起拥抱头上的蓝天，一起亲吻脚下的土地。”

四

十年树木。

从团队组建到现在，近十年的时间里，“80团队”像一株茁壮成长的树。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遵义的城乡教育事业加速发展，一座座新建的教学楼在乡村拔地而起，足球场、篮球场、塑胶跑道、乡村少年宫……越来越多的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一些乡村学校还开设了“专递课堂”，孩子们在乡村教室里通过网络与城区的孩子同上一堂课。

“80合伙人”由最初的6人增加到382人，分布于遵义、贵阳、长沙、深圳、广州、重庆、北京、南京等城市，结对帮扶大学生39名。“80团队”正式注册登记为“遵义市舍予公益服务中心”。至今，每一位学子的帮扶档案里依然记录着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需要解决的困难。“80合伙人”与“80学子”结成对子，用心浇灌这些绽放的“花朵”。除了每月的助学金帮扶，团队还制定了一套鼓励学子们在大学里评先争优的奖励办法，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各种奖项和荣誉表彰的学子，都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80学子”们阳光开朗，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和拼劲学习着、奋斗着，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从校园里传来。

更有不少孩子像安云一样，从受助者变成了助人者。“80团队”的“花园”里，充满生机活力。杨舒云笑着说：“受益最多的不是孩子们而是我们自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拼搏与逐梦，帮助他们是我们赠予自己最好的礼物。”

助学，依然是杨舒云、潘国龙这些“80合伙人”工作之余排在第一位的事情。他们正帮助越来越多大山深处的学子，奔向鲜花盛开的明天……

（文中中学生均为化名）

图①为贵州桐梓县风景。

王印摄

图②为杨舒云为孩子们整理新校服。

陈萍摄

制图：汪哲平

从生活大树上采摘鲜美的果实

陆建华

我鼓励他：“写作就是写话，把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写出来，努力写好。”我还叮嘱他：“写自传不要像记流水账，重点写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这就是选材、剪裁……”

老丁很聪明，一点就通，花了1年多时间，写好了自传。他结婚早，如今四代同堂，重孙一辈已上初中。孩子们看了他的自传，吃惊地发现，他们家的祖籍原来是离高邮300多里的淮阴。100多年前，淮阴大旱，“田里的庄稼就像被火烧过一样，花生、玉米、高粱等作物全部绝收”，全家老小逃荒来到高邮。孙辈们还从爷爷的自传里了解到，爷爷的爸爸是皮匠，爷爷的爷爷挑着担子为人理发……看着看着，孩子们突然明白，爷爷把他们当宝贝，他们穿得好吃得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爷爷的童年并不像今天这样幸福……

老丁原来担心儿孙们不看他写的自传，哪知道，他们不但愿看，还认真看，并

一致提议将他的自传印成书，给家里每人一本，常看常新。老丁当然同意，自定了书名《平淡人生》，他还多印了一些送给亲友。亲友们看了都夸赞他写得好，真实、朴素、自然。

看到自己一字一字写下的自传，得到儿孙和亲友们的热情赞许，老丁无比欣慰。写完自传后，老丁又开始写身边事、身边人，还试着向外投稿。从写自传到写社会，这是老丁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也正是跨出这一步，老丁的眼界变得更开阔了，晚年的精神生活越发丰富起来。

老丁家多年住在高邮一人巷，为写题为《家住一人巷》的仅500字的短文，他又用尺仔仔细细丈量了一遍，巷长、巷宽究竟多少？他在文章里写道，这里的居民，常年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因为小巷过于狭窄，迎面来人必须一人贴墙站立，先让一人走。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一人巷行互谦让，两侧住家百年芳”的

良好民风。同样，为了再现高邮北门大街昔日的繁华，正值酷暑，老丁头顶骄阳，访问许多熟悉北大门历史的老年人，查找相关的方志史料，终于写出一篇史实可信、情文并茂的散文，引起无数人的乡愁。他写的人，都是亲眼所见父老乡亲，老红军、养牛手、防火的打更者……作者熟悉他们如自己的亲朋好友，写人作品自然驾轻就熟。

到目前为止，他大大小小文章已发表近40篇，而且越写越精彩。2020年底，老丁结集了第二本书，定名为《老来乐》。这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老丁从根深叶茂的生活大树上采摘下来的鲜美果实啊！他邀我为他这本书写序，我欣然答应。

眼下，老丁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准备写第三本书。我对他说：“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美好，祝福你健康快乐地写下去……”



依然记得生平第一次奔赴江西宁都的情形：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一辆笨重老旧的中巴车，一车面孔青涩的学子，一种对未知的慌张和向往……从瑞金到宁都，80公里的路程，我在车上整整摇晃了一个上午，方才抵达目的地——江西省宁都师范学校。

1994年，14岁的我就这么一脚踏入陌生之地，将青春和梦想寄放于此。那时候的我也不会想到，宁都将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二故乡，梅江河、水口塔、城南大桥、翠微峰……这些地方将成为我魂牵梦萦的风景。

我对宁都的感情，是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累积中逐渐形成的。彼时的宁都，县城很小，很简陋，只有一条主街道。从校园出来，穿过小巷，便来到商贸集中地。如果不在摊贩前驻留或走进商店踟蹰，仅需几十分钟便可将县城逛完。

那时候的生活普遍还比较清贫，肉和蛋隔很久才舍得吃一次。偶尔，我与同学们会小小地奢侈一下，凑钱到校门外的小餐馆打一次牙祭。如今想来，宁都这座城，给予我太多的温暖。有一次，我的裤子坏了，想去修补，拿到裁缝店一问报价，我又犹豫了，因为我的生活费总是很拮据。我的同桌是宁都人，她看出了我的为难，主动提出请她妈妈帮忙修补。裤子拿回来的时候，木讷的我都忘了说一声谢谢，但这份情谊，我却深深记在了心里。

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到，宁都人的热情、善良、好客，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煦风般抚慰着外来游子的心。

最重要的是，这片土地浇灌和哺育了我们的青春和理想。在奔流不息的梅江河畔，我们晨起跑操、课堂求知、晚间读书。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都高悬着“德高为师，身正为范”8个大字，那是我们将为之奋斗的人生和事业。

尤其庆幸的是，宁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就在这里，我爱上了文学，成为东篱文学社的一员，加入了广播站和《宁师青年报》采编团队。我学会了采访、写新闻，更多时候我偷偷写诗、写散文，倾吐着青春的心声和梦想。我常常流连在图书馆或阅览室里，为一篇细节丰满、直抵人心的文章而激动，暗暗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文字也能印成一本书。

自1997年离开宁都后，我多次重返旧地，几乎是看着宁都一年年发生着变化。有一年，我惊讶地发现，曾经杂草丛生的梅江河畔，已经建成美观的游步道。那时我就想，宁都的城市形象正在一天天蝶变之中，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很难辨认出它的样貌了。

今年3月，我又一次来到宁都。如我所料，此时的宁都早已今非昔比。晚上，我漫步在梅江河畔，感受江风带来的清爽，蓦然惊觉，曾经雄伟的城南大桥，不知怎么就显得小了，旧了。而在城南大桥的上游和下游，冒出了更多的大桥，横跨梅江，巍然矗立。

令我感佩最深的是，当年和我一样青涩、懵懂的同学，大多已成为各自单位里的中坚力量。他们或为中小学校长，或为幼儿园园长，或为学校里的名师、骨干，其中有几位，依然坚守在乡村学校的岗位上，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这次来宁都，同学相聚，在推心置腹的长谈中，我读到了他们脸上的沉静，也读到了他们内心的宽阔。我知道，虽然当年的宁都师范学校已经更名为宁师中学，但“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理想早已种进了学子们的灵魂深处。

而我们的班主任年逾八旬，仍时常在微信群里与同学们交流，乃至谆谆教诲。他那如师如父的教育风范，影响着几代学生。今天的宁都，基础教育扎扎实实，职业教育蒸蒸日上，与这些怀揣梦想的奋斗着的普通人是分不开的。

宁都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是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是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的爆发地。徜徉在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犹能感受到当年的壮怀激烈，那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仿佛跃然眼前。我们记取的，不仅是英雄的名字，还有他们可歌可泣的精神！

曾经的革命热土，正在新时代里绽放着璀璨光华。在宁都，我看见了一张张自信的面容，感受到了人们奋斗的热情。是的，正是这些继往开来、勇于奋进的人们，成就着今日的宁都城。我仿佛看到一支关乎理想的接力棒，正在这里被一程一程传递下去……



大地